

我心目中的日本—書評（1）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
董事長 楊緒東
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盧千惠作者簡介

1936年出生於台中，1955年台中女中畢業後，通過留學考試，前往日本。1956年進入國際基督教大學ICU就讀，1960年畢業，並當該所大學助教。

1961年與留學早稻田大學的許世楷結婚，並進入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專攻兒童文學。

1992年黑名單解除，回到睽違34年的台灣。隔年，正式返台定居，在玉山神學院、台灣文化學院教授兒童文學。

2004年隨同擔任駐日代表的夫婿再次赴日，以代表夫人身分，從事各種文化交流及公益活動。

日文著作有：《吳鳳》（小熊社）、《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》（濱野出版）。

漢文著作有：《台灣人的歷史童話》共五冊（自立報社出版部）、《盧千惠文集》（前衛出版社）、《台灣君回台灣》（東方出版社）、《有故事的世界人權宣言》（台中國際特赦組織）、《給孩子們的台灣歷史童話》（玉山社）。

譯作有：《剛達爾溫柔的光》、《小鴨艾力克》（玉山社／星月書房）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作者簡介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。鄭清清譯者文化大學日文系畢業，曾任雜誌編譯、編輯。著有《悠遊城市心》（新雨出版社）、《不做Number one, 只做 Only one》（水瓶世紀）。譯有《活出自己永遠美麗》（洪健全基金會）、《美女入門》、《夏日溫柔的故事》（以上兩本新雨出版社）；《阻礙孩子成長的父親》、《如何激發自我潛能》（以上兩本生命潛能出版社）等30餘本書。現與外交人員夫婿旅居日本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譯者簡介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。

前言：

台灣人執政用的心思會是一種用生命想達到的境界，中國黨的阿九心中只有中國，對台灣人民的感情，則是一種中國殖民台灣的記憶。

有關台灣和日本之間的交流，較近期、同時也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應是2006年8月19、20日在台北小巨蛋所展開、為期兩天的日本大相撲台灣巡迴公演。為了那次的演出，光是架起相撲比賽場地的屋頂、從日本運來鋪在相撲比賽台上用的沙和挖土機，就花費了1,500萬日圓。那次赴台參加比賽演出的幕內力士，共計有42位。

在台灣舉辦日本大相撲巡迴公演，自戰後以來這可是第一次，距離上次的1936年，足足隔有70年之久。在可容納一萬名觀眾的會場，兩天來均是坐無虛席。由於在台灣平時便看得到NHK轉播的日本相撲比賽，現場許多觀眾對相撲選手自然是耳熟能詳，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，更是占了觀眾的絕大多數。

在那天的台北比賽現場，人氣最旺的要屬橫綱朝青龍、大關琴歐洲、以及千代大海了。特別是大關千代大海，當他接受記者訪問，說出其實自己的外祖父是台灣人時，人氣指數更是扶搖直上。談起自己曾是飛車黨老大，差點兒就被送進少年感化院，最後救他回頭的是母親一句「我相信我的兒子，他並不是真的壞蛋！」的肯定話語。千代大海侃侃而談的專訪在電視節目中播放後，台灣民眾一下子為千

代大海瘋狂起來，也因為如此，當公演當天場內廣播以台語喊出「千代大海」，並介紹說「大關的外祖父是台灣人！」時，隨即出場千代大海馬上受到在場民眾的熱烈歡迎，現場並響起一片「台灣加油！台灣加油！」的聲援聲。

為促使日本大相撲得以到台灣舉行公演，外子許世楷可謂是煞費苦心，做了很大的一番努力。我們夫婦二人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踏入台灣國門，長久旅居日本，並在津田塾大學教書，因此對日本可說是相當熟悉。除了大相撲之外，他還有不少其他促進台日交流的好構想。譬如日本電視節目「開運鑑定團」，若能到台灣舉辦鑑定大會，想必一定很有趣；又如NHK的「業餘歌唱競賽」，我們也已和對方多次進行交涉，如能成功，相信台灣民眾一定會非常高興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3-15。

台灣人在日本受到尊重，在他們的心中有著台灣人的驕傲，中國黨在台灣以踐踏台灣人的自尊為其統治的手段。

陳進女士生於1907年，1998年去世。在她辭世後八年，也就是2006年，由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為首，在日本各地紛紛舉辦她的冥誕百年紀念展。

出身於新竹縣富裕家庭的陳進女士，自小接受日本教育，高中時並進入當時台灣女性的最高學府 - 台北第三高等女校就讀。就在那個時期，當時任教於該校的日本畫家鄉原古統先生發掘了陳進女士的才華。就這樣，陳進女士便於1925年進入東京的女子美術學校（現今的女子美術大學）日本畫師範科就讀，學習日本畫。

所謂的日本畫，不同於明治以後傳入日本的西洋畫，乃是依循日本固有的技法樣式，使用墨或礦石為顏料，將膠混合於其中，以毛筆沾之在和紙或絹上作畫。

陳進女士自美術學校畢業後，便師事於鐫木清方及伊東深水兩位老師。剛開始她畫的多是身穿和服的女性，不久在意識到自己為台灣人後，其想法亦同時表現在她的畫作上，開始畫穿著漢人服裝的女性或原住民女性。結果她的畫作受到了高度的評價，在帝展（日展）和台展中多次受到入選的肯定。

不過陳進女士並不因此而灰心，聰明的她，將日本畫的名稱改為「膠彩畫」，不但繼續作畫，同時還指導起後輩，讓膠彩畫流傳開來。堅持膠彩畫創作的她，終於在1997年得到台灣藝術家的最高榮譽，獲頒行政院文化獎。

如今，膠彩畫在台灣已自成一特殊風格，並受到重視。而喜愛陳進女士畫作的人，更是不在少數。膠彩畫能在台灣生根著地，或許也可視為日本文化輸出海外的一個成功例子吧！

讓我們再將目光轉回現在。當下經常出現在電視討論節目中，以話鋒犀利、一針見血為其特色金美齡女士，不但是我和外子40多年的好友，也是和我們一起為台灣獨立及民主化打拼的好同志。另外還有一位同志黃文雄先生，在他眾多的作品裡，對中國一貫採取嚴厲批評之勢，是位知名的評論家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6-17。

接著日本生力麵、杯麵之父 - 安藤百福先生，也是出身台灣，後來才歸化成日本人。2007年初他以96歲高齡去世時，日本各家報紙莫不騰出大大的版面追悼、追思，或評論他的生平。一位企業家的過世，能讓報紙這樣大幅報導，這可是極為罕見的事情。

曾有報章雜誌拿安藤先生和家電之祖松下幸之助先生相比，譽他為速食品之祖。這其實一點也不為過。

如今日清食品的速食製品在全世界的銷售量，一年就高達850億份。不只是日本國內對他讚譽有加，就連紐約《時代》雜誌亦曾以「麵先生」為題，在其篇頭發表過一篇社論。就像是其他生產代表戰後日本、具獨創性消費者導向製品的集團，如：本田喜美轎車、SONY的隨身聽、三麗歐的Hello Kitty等，獨力開發速食麵的安藤百福先生，無庸置疑地已受到全世界的肯定。正如在該篇社論中所寫道：「『麵先生』將永遠穩坐在人類進步的萬神殿上。」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18。

台灣人要有世界觀，中國黨的阿九只要台灣人走中國意識，永遠成為被中國統治的奴隸。

台灣的畢業生選擇來日本，相對的也有日本高中生在畢業旅行時選擇到台灣。外子世楷和研訂海外畢業旅行的學校、機關單位等相關人員接觸時，即開宗明義地告訴他們：「所謂的畢業旅行，就是要能對自己的國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」接著，他推薦台灣：「而台灣，就是一個能讓日本人發現自身的好地方。雖然去的是另一個國家，但卻可以在那個國家中，發現到自己祖先從前所做的建設、創下的偉業，和走過的歷史。如果各位期待讓學生出國旅遊之餘，又能對自己的國家有另一層新的發現與認識，請到台灣來。」

世楷又說：

「人生中總有數不清的相遇，這些相遇對年輕人而言，很可能成為他未來漫長人生中工作或學問的基礎。而這些相遇機會，並不限於發生在自己的國家之內，只要有緣，它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外。」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23-24。

只有日本通的台灣人許世楷，能為台灣爭取公平正義，真不知過去的亞東關係協會在搞什麼碗糕？

免簽證待遇讓台日成為「重要的夥伴」

自1995年一月起，日本人進入台灣可享免簽證待遇。也就是說，護照持有人只要其護照有效時間距離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以上，則自到達翌日零時起算，停留時間在30日以內者，可不需辦理簽證。

回顧尚需要簽證的時代，根據統計，台灣在世界各地駐外使館中所得自簽證的收入，以東京為最多，最高記錄曾一天收入3,000萬日圓。我們之所以會願意減少這項收入，實施免簽證待遇，主要還是希望能製造更多的方便，讓日本朋友可以輕鬆容易地赴台灣旅遊。

儘管台灣方面對日本提供這樣的便捷措施，但日本並未同時也對台灣實施免簽證待遇，台灣人要想赴日旅遊，依然需要辦理簽證。為此，我們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求，但由於顧慮中國方面的反應，日本政府遲遲不肯答應。就這樣，直至外子世楷就任駐日代表後，開始多方奔走，向多位日本政治家們請託、到日本各地進行遊說工作。

終於，我們的努力有了初步的成果。在2005年愛知縣萬博舉辦期間（3月25至9月25日），台灣人赴日可以免除簽證。雖然時間上受到限制，屬於短期的措施，但卻可說是為日後政策的推動埋下新的契機。

果然，在眾多前來參觀愛知萬博的外國人中，來自台灣的總人數高居第二，僅次於韓國。不僅如此，台灣人的消費能力也是驚人，一人每日平均消費170美元。和日本觀光遊台時，平均消費180美元相比，可說是毫不遜色。因此，免簽證待遇的實施，事實上並不只是對台灣人有利，日本方面也獲利頗大。尤其是對日本的觀光客倍增計劃，台灣人的貢獻不容小覷。

根據統計，每年日本觀光客訪台人數約有110萬人；而台灣人訪日人數，則約130萬多人。換言之，每年來去台灣日本兩國間的人數，高達240萬人以上，隨著愛知萬博的閉幕，免簽證待遇也跟著結束，這實在是怎樣也說不過去的事。

所幸在2005年8月5日，也恰好就是日本推動郵政民營化破局前日，台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待遇終於立法通過了！這都還得感謝諸多日本政治家，超越黨派的努力協助，才能有此結果。

免簽證待遇對台灣人而言，實在是件可喜可賀的事。高興的並不只在於以後到日本能夠比較方便，或是可以省下約6,000日圓的簽證費用，而是台灣日本兩國彼此免簽證，代表著雙方平等互惠。日本承認台灣是他們的重要夥伴，尊重台灣並重視台灣人，這點才是真正值得台灣人高興的地方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25-26。

日治期間初期的打壓，對付台灣人民的反日戰鬥，損失不少台灣精英，但是中、末期對台建設由文化

到人權、法治、衛生方面的投資非常用心。

國民黨在統治台灣初期打打殺殺，到現在阿九執政一切傾向紅色中國，目無法紀，視台灣人民如賤土。

比起日治時代，國民黨給台灣人又是什麼？

日本存留在台灣的建設不只有鐵路，部份村落的規劃建造也是。譬如，台灣東岸有個名叫吉安鄉的地方，過去它叫做吉野村，原是阿美族人的居地，日本統治期間，將此村做為示範村落，積極推動日本人入住。也因為如此，和其他台灣村落不同，村內規劃整然有序，道路筆直易行，整個村落的正中央是土地公廟，然後是灌溉用的小河。實際到此見過的人，莫不感嘆：「真不愧是日本人所建設的村莊，到處都是這麼地井然有序。」

還有位於接近台灣中央地帶，為台灣最大的淡水湖，同時也是台灣人八景之一的日月潭。事實上，它是當初日本人為了進行水力發電，特別攔截河川而形成現在的規模。當時要進行這項大規模工程並不容易，日本技術師們一個個冒著被牛虻、蚋等吸血蟲叮咬、毒蛇侵襲的危險，篳路藍縷地開墾建設，才得以完成。

此外，還有一位石川縣出身的八田與一技師，在台灣南部的嘉南平原上建造了東洋第一大水壩，及灌溉設施。拜他的建設所賜，這塊以往被人視為不毛之地的土地，搖身變成台灣數一數二的肥沃穀倉。戰後國民黨主政台灣，與日本有關的石碑多被破壞殆盡，所幸八田先生的銅像因被當地居民藏了起來，才得以逃過一劫。近來這座銅像經過整修，終於得以重新立回原來的地方，而八田先生對台灣的貢獻，也計劃將拍攝成電影，讓台灣民眾知曉。

八田先生最後是在戰時前往菲律賓進行灌溉設施調查途中，坐船遭到美軍潛水艇攻擊，不幸身亡，享年58歲。受他建設恩惠的嘉南平原的居民們，為感念他的貢獻，所以將船隻被擊落的那天 - 也就是5月8日 - 訂為他的忌日，長久供養至今。

還有46年以來，一直不斷致力於台灣稻作品質改良，被尊稱為「台灣蓬萊米之父」的磯榮吉教授。即使他在戰後回到日本，每年新米一收成，台灣農民也一定不忘寄給教授，以對他過去的貢獻表達感謝之意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31-32。

在我們夫婦的故鄉台中，有個為紀念縱貫鐵路開通所建造的大公園 - 台中公園，公園內有一供老人們聚會的集會場。雖說是露天式的，但有卡拉OK等設備，老人們也可以在那兒泡茶聊天。

一次，有位日本友人來到台中，我們便帶他到那兒逛逛，現場一些老人們立刻笑容滿面地圍了過來，甚至把手中的麥克風交給友人，要他為大家講幾句話。

話說這位友人是位大學教授，經常將「日本人過去對不起台灣」的話掛在嘴邊。那天一接到麥克風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我本人謹代表全體日本人向各位致歉。」然後深深地一鞠躬。現場的老人們聽了，馬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：「沒那回事」、「日本人在台灣做的好事也不少，你別這麼說！」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33。

若問台灣為何會「親日」？我個人的想法是，相較於韓國受日本統治30幾年，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下度過50年的漫長時間，讓原本的恨隨著第三代的出生長大，台灣人越來越能感覺得日本人的好。嚴謹又正直、守紀律、對國家盡忠等等，甚至很多地方都受到日本同化了。

當然，日本在接手台灣這塊殖民地初期，的確也採取過高壓統治。一有高壓統治，必有武力抗爭出現。這是不管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、歷史上哪個時代，都會出現的必然結果。所以在那一段時間裡，的確也有不少台灣人因此受到傷害。如我的外公，即因年幼時兄長遭到日本人殺害，而使這記憶成了他一輩子也難以抹去的心靈創傷；還有日本警察或官吏用傲慢的態度、輕蔑的眼光對待台灣人等等。

盧千惠著 / 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；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34。

由於日本人走後，接著進來台灣的國民黨過於專制，使得常有人不禁懷念起日本來，覺得比較之下還是日本人好。日本人守規矩、重法律；反觀之後的中國人，法律是他們用來抓人或處罰人所使用的工具，而非用來約束自己行為的東西。就這樣拿日本人和中國人兩相比較，覺得「日本是個好民族」的想法也就自然應運而生了。

在《文藝春秋》的特別版裡，曾有一個「我所愛的日本」特集（2006年8月臨時增